



金瓶梅人物悲剧论

学

子

书

斋

学子书斋

金瓶梅人物悲剧论

王志武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学子书斋
金瓶梅人物悲剧论

王志武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长 1/32 开本 5.12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4,000

ISBN 7—5419—2740—6/G·2380

定价:5.00 元

BB/8 106

序 言

刘善继

《金瓶梅》一书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和我国四大名著一样，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学者海托华曾经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中这样说过：“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划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然而，这样一部被认为是“奇书”的《金瓶梅》成书四百多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研究领域中，对它的评估，它的作者是谁？成书在什么时候？版本有哪些？创作目的和主题是什么？都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观点甚至尖锐对立。

一般都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批判的现实主义杰作，它突破了过去小说只写王侯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道化和神魔斗争故事的传统，开始从现实生活中撷取题材，客观地描写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腐化生活，揭示人性的丑恶，重视人物的刻划，为后世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的产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这种看法，郑振铎早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就已指出。他说：“《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来说，《金瓶梅》实较《水浒》、《西游记》、《封神传》尤为伟大”，“是一部名不虚实的最合乎现代意义的小说。”“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而另一种看法，却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认为《金瓶梅》只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表现了封建社会世纪末的淫荡。书中大量描写性欲的放纵，把人同动物混同起来，展现了人伦的丧落，光明的无望，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退化。它还站在封建主义立场，敌视新兴力量，污蔑女人是祸水，宣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级观念和四大皆空等错误思想。艺术上也没有多少可取，实属三流小说。被认为是“奇书”，不过是大量

描写两性生活。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有的认为是艺人集体创作，持此观点者不少。有的则认为是文人单独创作，经各家考证，计有：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嘉靖间大名士、兰陵笑笑生、王世贞、王世贞门人、李笠翁、卢楠、李开先、吴惟敏、李贽、屠龙、冯梦龙等数十人。究竟为谁？迄无定论。至于这本书的创作年代，一说在明嘉靖，一说在明万历，一说在明隆庆，而年代中的具体时间，各说不一。《金瓶梅》的版本，从已经发现的来看，达十四种之多。有些是极为罕见的珍本，这是研究《金瓶梅》版本中的重要收获。还有对《金瓶梅》的重要批评家张竹坡、龙文两人生平和批评理论的研究，也是卓有成绩的。张竹坡驳斥了《金瓶梅》为“淫书”的观点，提出《金瓶梅》可与《史记》、《诗经·国风》享有同等地位。龙文继张竹坡之后进一步指出《金瓶梅》通过西门庆一家的罪恶史，概括了整个的社会生活。小说是对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愤嫉。龙文还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现实主义的艺术风貌，认为西门庆这一艺术典型，即丑恶的、反面的形象可与“日月同不朽”。对这两位批评家评《金瓶梅》及其文艺理论资料的发现和整理，不仅对《金瓶梅》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都是一个贡献。

至于《金瓶梅》创作的目的和主题思想是什么，则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影射当朝在皇位继承上的争夺；有的认为是作者为父报仇的“苦孝”表现；有的则认为作品通过西门庆这个荒淫无耻、巧取豪夺、攀附权贵和心狠手辣的典型人物和潘金莲这个道德败坏，敢于反对封建规范、追求个性解放的荡妇，反映了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萌芽。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作品通过潘金莲这个十分残忍、刻薄、嫉妒、狠毒的变态者、堕落者和畸型的人，揭露了新起的资本主义思想中极端利己的落后因素与旧的封建思想中极端享乐的陈腐因素相互浸润、影响、作用和结合的社会本质特征。潘金莲的许多追求，既不符合封建统治思想，实际上也远离了资本主义萌芽思想。有的明确指出《金瓶梅》一书是大量描写性生活的书，没有爱情，只有淫乱，充分暴露了封建纲常礼教的崩溃，也看不到新时代的曙光。不但没有什么教育意义，相反却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有腐蚀作用，是一部有害的书。总之，对《金瓶梅》主题的探讨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王志武同志经过多年研究，独辟蹊径，在他的专著《〈金瓶梅〉人物悲剧论》

中,郑重提出《金瓶梅》的主题是揭露性自由造成各种人物的悲剧结局。这一看法既有与《金瓶梅》是写生欲放纵的观点相同之处,又不认为《金瓶梅》是毒害人的书。而是教育人的书,也是一部警世之作。文学作品的主题是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表现出来的,不像论文一样作者在文章中明白告诉读者自己的观点。愈是艺术性高的作品,其主题愈含蓄愈隐蔽。还应该看到,有些作品的主题并不是作者写作时就十分明确的。作品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作者创作的主观意图。随着时代的推移,生活的变迁,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作品的主题在认识上也会有所差别,或者大同小异。当然,这不能成为多主题论、模糊主题论,乃至无主题论的借口。唯其如此,准确、恰当,深刻发掘作品的主题,特别像《金瓶梅》这样给人以扑索迷离之感的文学巨著的主题,简直是一场攻坚战,难度是相当大的。

《〈金瓶梅〉人物悲剧论》提出的《金瓶梅》的主题,既不是作者的凭空臆造,也不是作者轻率下的结论。他以求实的精神,刻苦钻研,论述了《金瓶梅》是一部写性自由的书,逐一分析了产生性自由的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以及性自由造成逼死人命、结怨于人、家庭不和、帮闲蝇绕、伤身丧生、祸及后人等恶果。全书脉络清楚,逻辑严密,层层推进,鞭辟入理,颇具说服力。在当前来说,有一定现实意义。它没有像有的人研究古典作品,只抓住作品的一点,大发议论。使人摸不着边际,大有隔靴搔痒之感。著名作家孙犁谈到矛盾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时说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话:“文艺批评,说大道理是容易的,能说到‘点’上,是最难的。”《〈金瓶梅〉人物悲剧论》对《金瓶梅》主题的研究,既没有泛泛的空论,也没有妄下断语,讲许多大道理。而是根据作品故事情节发展和对人物性格的仔细剖析,提出自己对作品主题的认识,内容比较实际,立论比较扎实,可以认为是说到“点”上了。

《〈金瓶梅〉人物悲剧论》虽是一本学术专著,但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目前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有一种通病,即文字艰涩,使人高深莫测,这是一种“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和“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表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坏文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奥秘,道理不可谓不深,部头不可谓不大,但工人们爱读、爱看,原因就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常常想到文字的通俗化、大众化,好让工人看懂。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写学术专著的同志好好学习的。真理是朴素的,真理是可以用普通语言表达清楚,并为群众所接受的。学术著作的作者,如果放下架子,事实求

是地用通俗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把自己置于和读者平等的地位和他们促膝谈心,向他们汇报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这是应该提倡的一种好文风,是会受到群众欢迎的。王志武同志通过《〈金瓶梅〉人物悲剧论》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是值得称道的。相信他会沿着这个道路,写出更多为群众喜爱的学术著作来。

1990年9月14日 于开文轩

目 次

序言.....	(1)
一、一部写性自由的书	(1)
二、性自由的条件.....	(14)
(一)社会条件	
(二)个人条件	
三、性自由造成的后果.....	(50)
(一)逼死人命	
(二)结怨于人	
(三)家庭不和	
(四)帮闲蝇绕	
(五)伤身丧生	
(六)祸及后人	
四、结 语	(149)
后 记	(153)
附：“一个艺术的整体”	杨敏(155)

一 一部写性自由的书

《金瓶梅》是一部写性自由的书。是一部写性自由如何酿成一系列悲剧的书。性自由是全书描写的中心。

我们这里所说的性自由，主要是指一夫一妻之外的性关系，包括两性之间的吸引、交合、离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纠葛。那种把性自由仅仅归结为两性交合，认为《金瓶梅》中正面描写两性交合只占极小篇幅，因此否定小说的主题是表现性自由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交合是性自由的出发点和目的，吸引却是交合的前奏曲。吸引固然不一定全部导致交合，但交合必须有吸引做准备。离聚和纠葛则是性交合的后果。因此，它们都是《金瓶梅》所表现的性自由这个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

性自由的基础是性爱。

性爱是两性之间的吸引和爱慕，它的范围比较宽泛，不仅在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中间存在，而且在一般动物间也存在。情爱，也是两性之间的吸引和爱慕，但范围就比较狭窄了，它只发生在不同性别的个别人中间。情爱比性爱内容更丰富，不仅包括某些先天因素，而且还包括许多后天因素；性爱内容比情爱单纯，一般来说只包括某些先天因素。如果再详加区分一下，发生在动物中间的性爱和发生在人中间的性爱又有区别。

性爱往往是一见钟情；而情爱则需要一定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性爱多为性欲所驱使，感情所冲动；情爱则是性欲、感情与意志、理智的结合。情爱以性爱为基础，但性爱不一定都发展为情爱。性爱可变性大，不专一，情爱则比较稳定，比较

专一。《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主要写的是情爱(或曰爱情),当然这里的情爱其起根发苗还是性爱,但作者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写性爱如何进一步发展为爱情(或曰情爱)。《金瓶梅》则主要写的是性爱,虽然其中某些性爱中已包含有情爱的因素,但主要写的还是性爱。

《金瓶梅词话》(本书涉及《金瓶梅》的人物故事全部以词话本为准)共一百回,每一回都写到性自由,有的是直接写性自由,有的是间接写性自由,有许多表面与性自由无关的人物故事实际上都围绕着性自由,或者为性自由烘托铺垫,或者为性自由创造条件。小说中用主要篇幅写性自由的不下九十回。只有不超过十回的篇幅主要写官场活动或商业活动。就是这不超过十回的篇幅里面也都回回涉及到性自由的内容,或者与性自由有关的内容。

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各种不同系列人物命运的比较和走向来表现的,而主要是通过主要人物来表现的。《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性自由主义者。

在《金瓶梅》这个性自由的世界里,作者写了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种类型是全方位性自由的人物,这是小说描写的重点;第二种类型是封建贞节型的人物;还有一种类型是单向型性自由的人物,也即节欲型人物。我们所说的性自由,指的是第一种类型。

《金瓶梅》虽以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命名,但真正的中心人物却是男性西门庆。此人是最大最典型的性自由主义(也就是全方位性自由主义)者。

在《金瓶梅》所描写的西门庆赖以生存与活动的环境中,男女结合自由,离异自由,所受外来干预较小,法律和舆论也不大过问。男女婚外交往也很自由,谁也不以此感到脸红,甚至类似于动物乱伦的丑事也时有发生。男婚女嫁基本上是自由选择,媒婆只起牵针引线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就是受当事人所托,并非出自父母包办。男女发生性关系都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男方威逼女方或女方硬缠男方的事发生。西门庆与人私通都是事先通过一定方式征求对方意见,取得同意后才采取行动的。没有象《白毛女》中黄世仁威逼喜儿的那种事件发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西门庆,真是如鱼得水,如鸟腾空,可谓自由之至了。

有人以西门庆当官做商称霸为据,认为《金瓶梅》主要是写西门庆这个官商霸的。其实官商霸只是西门庆的身份、职业和为人,而不是《金瓶梅》所写的主题。

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钟是个卖油郎，就认为小说的主题是写秦钟的卖油生涯一样。至于有人以西门庆做商为据，想从他身上发掘资本主义萌芽，则更是缘木求鱼的做法。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商业活动的发展，但不是所有商业活动都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商业活动早在人类社会出现分工和阶级时就产生了，但那时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据说范蠡就是做商致富的，好象至今还没有那个人认为他就是中国乃至世界资本家的老祖宗。只有与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商业活动才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只有把劳动力做为商品自由买卖的情况出现才有资本主义。西门庆的生意做的不小，钱也挣的不少，但他决不是开创中国资本主义的元勋，在他身上找不到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进步因素”，那怕是一点儿萌芽也看不到。他是生产疲软（请允许我用这个眼下流行的新时代用语）、民不聊生、商业活动畸形发展（说它畸形就是因为它不但不促进社会生产力反而破坏社会生产力，使社会陷于混乱，败坏人心，败坏世风）状态下恶的化身，腐朽的化身。这种人不仅在宋、元、明混乱之际有，在一切商业交换活动畸形发展的混乱条件下都会有。从这个意义讲，西门庆不愧为一个千古典型。

事实上，西门庆连一天生意也没做过。他整天打交道的除了女人，还有一批帮闲无赖。做官之后，又和一些滥官污吏往来。但这些所用时间都不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消磨在搞性自由上。

小说一开始，就写西门庆有一妻三妾，这在一夫多妻的封建社会，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可是西门庆对此并不满足，大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味道。他瞒着众妻妾，挂搭上潘金莲，两个人私通三个月左右时间，“情沾肺腑，意蜜如胶”。在潘金莲破釜沉舟药死武大委身于他之后，他也可能感到潘金莲已在掌握之中，不怕她跑了，便暂时撇下潘金莲不管。经媒婆薛嫂撮合，集中一个月时间，娶了年轻寡妇孟玉楼为第三房（孙雪娥顺延为第四妾），两人“燕尔新婚，如胶似漆”。后来听说武松差满回县，急忙忙烧了武大尸首，“一顶轿子，四个灯笼，王婆送亲，玳安跟轿”，把潘金莲抬到家中作了第五房妾，“如鱼似水，美爱无加”。娶金莲没几天，又把原先伏侍月娘后来调来伏侍金莲的庞春梅也收用了。不久，他花五十两银子、四套衣服，梳拢了二妾李娇儿的侄女、勾栏妓院中供唱伴客的李桂姐。他贪恋李桂姐姿色而半月不曾去家，以后干脆每月花二十两银子把李桂姐包占了。在

梳拢李桂姐之前，还和桂姐的姐姐李桂卿同眠，与吴银姐共宿。接着他又和李瓶儿私约，“隔墙酬和，偷香窃玉，非止一日”。据西门庆给潘金莲讲，他和李瓶儿在帐子里放着果盒，看牌饮酒，“常顽到半夜不睡”。两人点着灯，按照花太监内府画出来的春宫图行事；潘金莲听了心热，也和西门庆“展开手卷，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经过一番周折，总算把李瓶儿娶到家中做了第六妾。但西门庆没有就此止步。他又趁月娘去乔大户家吃酒之机与来旺媳妇宋惠莲在山子底下藏春坞雪洞儿里私会，从此便明来暗往，直到宋惠莲自缢身亡。西门庆只和女流淫欲还嫌单调不过瘾，又和李知县送来的小郎书童经常干那不紧不慢的勾当。当然这只是一变态的调节，他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女人身上。他为翟管家相看开绒线铺的伙计韩道国女儿韩爱姐为小妾时，无意中发现韩道国老婆王六儿，于是乎“心摇目荡，不能定止”，由冯妈妈撮合，将王六儿包占。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在李瓶儿房中伴灵宿歇，奶子如意儿常趁跟前无人递茶递水，挨挨抢抢，招招捏捏，插话应答，言来语去，那消三两夜，两人便挂拉上了。西门庆看中如意儿，正如西门庆所说，一是她身体皮肉和李瓶儿一样白净，搂着她，就如同搂着李瓶儿一样。“虽然生养了孩子，奶头儿倒还恁紧”，二是会说话儿，枕上又好风月，所以心中甚喜。三是等月娘生了孩子，叫如意儿喂奶。如果如意儿生个一男半女，准备扶她做小老婆，顶李瓶儿的缺。郑爱香郑爱月姊妹也是与西门庆经常来往的妓女。郑爱月还为西门庆推荐了王招宣的遗孀林太太和儿媳。西门庆托文嫂为媒，两战林太太，还向郑爱月夸赞林太太“怎的大量，好风月”。西门庆还趁伙计赧四出差，教心腹小厮玳安穿针引线，与赧四媳妇朝来暮往。西门庆临死之前，还给王三官娘子和何千户媳妇打主意，因为一时难以如愿，在夹道里碰见伙计来爵媳妇，便与之欢会，作者写他，“未曾得遇莺娘面，且把红娘去解馋”。

纵观西门庆的一生，不愧为性开放、性自由的模范，他不以此为耻，而以此为荣，乐此不倦。请听他对妻子吴月娘的表白：“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刺刺，胡掐胡扯，歪斯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镞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西门庆这段话是他主张性自由的宣言，是他为自己的行为所诤的理论根据，是他为自己的淫欲兽行的辩解，虽不

如今日之性开放性自由论者那些理论富于西方现代色彩，冠冕堂皇，却也振振有词，说得妻子拿他没法。

《金瓶梅》中所写西门庆的性自由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性欲发泄，如与惠祥、王六儿、贲四媳妇、林太太等；第二种是性爱，表现为两性之间先天色貌的互相吸引，如与李桂姐、郑爱月等妓女的性关系；第三种是发展为情爱的性爱，不只是先天色貌的吸引，还有后天建立起来的感情支柱，如与潘金莲、李瓶儿的性关系；第四种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关系，具有尽义务的性质，如与吴月娘、孟玉楼等人的性关系；第五种是有所用而以性生活维持关系，如与孙雪娥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让她做饭、捶腿捏腰。第六种是性娱乐，以填补精神空虚。这几种性关系中，有的是为了实用，有的是为了适应封建伦理，有的是为了发泄兽欲，有的是为了消遣，有的是为了调节各种关系，有的则为了寄托变态的灵魂，不论何种情况，都是西门庆搞性自由的不同表现形式。

西门庆的性自由，有的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这就是实行一夫多妾；有的是在家庭与家庭之间交叉进行的，如与宋惠莲及宋惠莲之夫来旺与孙雪娥；有的是在社会上公开进行的，如进出各种妓院、酒馆；有的是在家庭与社会间交叉进行的，如与王招宣遗孀林太太。

《金瓶梅》中的“金”，是指主要人物之一的潘金莲。她，也是一个性自由主义的典型。

潘金莲原是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起名潘金莲。父亲死后，做娘的教她做针线，七岁送她往余秀才家上了三年女学，诗词歌赋本上的字都认得，还填得一手好曲儿，如果生在今日，说不定还能夺得什么创作奖呢！金莲九岁时，潘姥姥度日不过，把她卖到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再加之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王招宣死后，潘姥姥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六十多岁的张大户。金莲十八岁时“出落的脸衬桃花，眉湾新月”，一日，张大户趁主家婆去邻家赴席，把她收用。因主家婆不容，张大户赌气一文钱不要，把金莲白白送给卖烧饼的武大为妻，但常趁武大不在家与金莲厮会，朝来暮往，非至一日。潘金莲就这样开始谱

写自己一生的风流史。

她虽给武大作妻，并不满意，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门前帘儿下，“眉目嘲人，双睛传意”，“沾风惹草”，勾引左右街坊的奸诈浮浪子弟。人人都说武大娶的这个婆娘“风流伶俐，诸般都好，为头的一件，好偷汉子。”她给武大弟弟武松打主意，未能如愿，不久便与西门庆私通。给西门庆做妾之后，竟和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挂拉上了。

潘金莲与陈经济第一次见面在第十八回，当时吴月娘同孟玉楼和陈经济在自己房里打牌，潘金莲掀开帘子走进来，银丝髻髻上带着一头鲜花儿仙掌，体可玉貌，笑嘻嘻地说：“我说是谁，原来是陈姐夫在这里。”听她说话的口气好象两人早已熟识了似的。潘金莲因见陈经济生的乖滑伶俐，也不管她是西门庆的女婿，（也等于是自己的女婿），自己是他丈母娘这层关系，便留心勾引陈经济，只是因为惧怕西门庆，一时不敢下手。如果西门庆不在家，或使丫鬟叫陈经济来家吃茶，一处下棋。或叫春梅招待陈经济吃她的蒸酥果馅饼儿。一有机会还和经济互相调笑，你捏我一把，我踢你一脚。她一会儿叫陈经济曰“陈姐夫”，一会儿骂陈经济为“贼短命”，“怪短命”，“好贼短命”，“好个牢成久惯的短命”。等等。表面上像是在骂，实际上是爱之已深的表现。后来她还答应陈经济的要求，把西门庆成日眼见的一方细撮穗白绫挑线莺莺烧夜香汗巾儿，上面连银三字儿都给了陈经济，吩咐经济“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见。”她还当着李瓶儿和潘姥姥的面灌陈经济三大钟酒，在陈经济寻钥匙时逼他唱酸溜溜的《山坡羊儿》曲儿，她对经济说话的口气乍一听似乎像丈母娘对女婿，细品味却是“姐姐对冤家”（陈经济所唱曲儿中男女称呼）。她常在西门庆外出时，打扮得妖妖娆娆，花枝招展，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奔出奔进，到处搜寻陈经济。一旦相遇，便眉眼传情，言来语去，多次被人冲散。第五十五回西门庆去东京给蔡太师做寿认干爹，妻妾们都在屋里做针线，无人出来玩耍。只有潘金莲“打扮的如花似玉，娇模乔样”，“只想着与陈经济勾搭”、“心下乱乱的焦躁起来，多少长吁短叹，托着腮儿呆登”。她发挥自己专长，写了一首思念曲儿托春梅送给店里的陈经济。两人在卷棚里相遇，金莲“如饿眼见瓜皮一般”，丑态百出。她对陈经济说：“你负心的短命贼囚！”“这几日你爹上东京去了，我一个人坐炕上，泪汪汪只想着你。你难道耳根儿也不热的？我仔细想来，你恁地薄情，便去着，也索罢休。只到了其间，又丢你不在的。常言痴心女子负心汉。只你也

全不留些情。”

潘金莲在西门庆生前和陈经济还只是小打小闹。西门庆一死，便无所顾及，和陈经济无一日不在一起嘲戏，或在灵前溜眼，或在帐后调笑，最后干脆趁混乱主动和陈经济欢会。正当西门庆伙计韩道国“拐财倚势”，汤来保欺主背恩，吴月娘残局难收之时，潘金莲既不拐财，也不理家，整天与陈经济“白日偷寒，黄昏送暖，或倚肩嘲笑，或并坐调情，掐打揪搦，通无忌惮。有人在前，不得说话，便将心事写成，搓在纸条儿内，你有话传与我，我有话传与你”。陈经济叫她“亲亲五娘”，她叫陈经济“心肺性命”。两人互赠情物，以词表情，情意如蜜，无一日不会。发展到后来竟至怀子堕胎。她曾讥笑李瓶儿的官哥不知谁家的，又说如意儿如果与西门庆同居生下个孩子算谁的，现在这些话正好对着她了。后来双方离开西门庆家，潘金莲被杀，托梦给陈经济，称陈经济为“我的哥哥”。再也不提丈母娘与小女婿这层关系了。西门庆生前曾经受理过一起女婿奸后丈母一案，把丈母娘和女婿判为死罪，发往东平府，他若知晓自己的女婿和小妻私通之事，真不知作何感想！潘金莲后来被王婆领去出卖，一时找不下买主，暂时住在王婆家，在此命运难卜的处境下，她还和王婆儿子王潮苟且，一点忧患意识也没有。

潘金莲对男性的选择基本上是动物性选择。就在她与陈经济勾勾搭搭的时候，西门庆从东京带回苗员外送的两个歌童，席间陪唱，潘金莲在人丛里双眼直射那两个歌童，嘴里暗暗低言道：“这两个小伙子，不但唱的好，就他容貌也标致的紧，”心下便有几分离他了。在此之前，她就曾因与孟玉楼小厮琴童幽欢而被西门庆臭打了一顿，但鞭子只能触及皮肉，却改变不了她那性自由的价值取向。

《金瓶梅》中的“梅”，就是庞春梅。她，同样是个性自由主义者。

庞春梅本来是月娘房里的丫头，西门庆娶进潘金莲后，把春梅叫到金莲房内，令她伏侍金莲。西门庆喜爱春梅，“远打周折，指山说磨”，拿花子虚用房中丫头作比，金莲投其所好，叫西门庆把春梅收用了。自此金莲一力抬举春梅，不令她上锅抹灶，只叫她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给她，把两只脚缠的小小的。春梅本人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也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她。

春梅在被西门庆收用后，与男性接触一本正经。李娇儿弟弟李铭教演琵琶，

因带醉把春梅的手路按重了一点儿，春梅便怪声怪叫，责骂李铭“调戏”她，千王八万王八骂得昏天暗地，还在金莲、玉楼、惠莲面前添油加醋地揭发李铭，声称自己“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西门庆知道后，不许李铭进门，春梅却因此小题大作而声价百倍。春梅的这种作法当然有取宠于西门庆的意思，因为在此之前，她从西门庆殴打琴童和潘金莲一事中发现西门庆是个只许自己搞性自由而不许妻妾搞性自由的专制“皇帝”，所以自己要建立起威信，不能不如此。

西门庆在世时，庞春梅充当潘金莲和陈经济之间的“红娘”。西门庆死后，她对潘金莲和陈经济的关系听之任之，有时为了不影响两人交欢，还故意回避一下。一次她上楼拿盒子取茶叶，发现陈经济与潘金莲正在楼上干得好，因怕羞了他俩，回转身要下楼梯，结果被金莲叫住了，求她为之保密。春梅很讲义气地说：“好娘，说那里话。奴伏侍娘这几年，岂不知娘心腹，肯对人说。”潘金莲非叫春梅和经济睡一睡不可，言说只有这样她才放心，否则就是“不可怜见俺每了”。春梅虽然有点不好意思，脸上羞的一红一白，但还是依了金莲。自此，两人穿一条裤子，与经济暗约偷期，非止一日。经济和金莲被月娘防范间阻，一月不曾相会，金莲以《雁儿落》一首向春梅吐露“相思难耐”的心怀。春梅听后安慰金莲说：“塌了天，还有四个大汉扶着哩。”她自告奋勇，要趁月娘晚夕留下两个姑子宣经，仪门关的早，以去前边马坊内取草装填枕头为名，到铺子叫陈经济，她要金莲马上写个束帖儿。金莲感激涕零，答应春梅如果叫来经济，她“恩有重报”，等自己相思病愈，给春梅做双满脸花鞋儿。春梅告诉金莲：她和金莲是一个人，金莲明日在那里，她庞春梅跟到那里，两人还在一起。当晚，春梅用酒把秋菊灌醉，去叫陈经济，声称她是陈经济“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还说经济另有了“对门主顾了，不希望她娘儿每了。”就在经济看过她带来的潘金莲的《寄生草》词后，两人搂抱缠绵，不胜欢谑。在春梅的“帮助”下，金莲经济再得相会。后来金莲坠胎出丑，遭到月娘训斥，多日与经济未见，闷闷不乐，春梅劝金莲说：“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人生在世，且风流一日是一日。”她给金莲饮酒解闷时，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起，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春梅此言，使我们想起《牡丹亭》中杜丽娘所说的：“关了的雉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不如鸟乎！”二者的区别在于杜丽娘“雅”，庞春梅“俗”；杜丽娘是对有节制的合理的性自由即爱情自由的追求，庞春梅是为无节制的不正当的性自由的辩护。不

久，春梅被月娘教薛嫂儿领去转卖，陈经济去看她，春梅埋怨经济是“弄人的刽子手”，把她娘儿俩弄的上不上，下不下，从表面看，似乎要改邪归正，与经济一刀两断，实际上邪心未改，故作此语。当薛嫂儿为他俩提供方便时，两人便“干讷一度作罢”，并且“难分难舍”。过不了两日，春梅又接受经济送来的两方销金汗巾、两双膝裤，两人正饮酒作乐，被月娘派来催问薛嫂儿的来安发现后报告月娘，薛嫂挨了一顿训，把春梅五十两银子一锭大元宝转卖给周守备。后来春梅生了一个儿子，周守备正妻死了，便把她扶了正，应了当年算命之言。可是春梅本性难改，她千方百计把落难的陈经济弄到家中，以姑表兄弟相称，与之勾搭。陈经济后来被张胜所杀，春梅又用银两勾引守备家人李安，李安听从母亲之言逃往青州府他叔叔李贵处躲开了。春梅又与老人家周忠次子周义勾搭，周守备死后没了顾忌，淫欲不止，患了骨蒸痨疾病，死在周义身上。

从封建做人道德讲，春梅高出金莲，与月娘有相似处。她对潘姥姥的态度胜过潘金莲，开始潘姥姥还误会她与金莲“一条腿儿”，后来也夸春梅“有惜孤爱老的心”，祝福春梅明日“管情好，一步一步自高。”月娘后来打发她，她一点眼泪也没有，反而安慰哭鼻子的金莲不要思虑太过，以免生病。月娘不许她带一件衣服儿，她说“自古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与小玉金莲洒泪而别，“跟定薛嫂，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但后来她做了守备夫人，在永福寺与月娘寡妇孤儿邂逅相遇，仍然遵循西门庆在世时的礼节。月娘被忘恩负义的吴典恩所欺，求她通过周守备，为自己讨回财物，治服吴典恩，她都照办了。潘金莲死后，也是她葬埋的。春梅嫁给守备以后的境遇与月娘很有些相象：开始为宠爱的官奶奶，后虽死了丈夫，尚有一子，又有守备做官敛来的大量财物，完全可以享用后半生，象月娘一样善终。可是由于她虽和月娘一样，大略具备封建阶级所要求的做人道德，但却又受了潘金莲的熏陶，搞什么性自由主义，结果二十九岁因淫而死。

除了以上几位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外，《金瓶梅》还写了其他两种类型的人物，这就是封建贞节型人物和单向型性自由（或曰节欲型）人物。

西门庆正妻吴月娘是封建贞节的代表。西门庆在世时，她对西门庆绝对忠贞，虽然西门庆对她既不“贞节”（专一），也不宠爱，甚至有时对她很冷淡，但她却没有象潘金莲那样与他人私通以求得性心理的平衡。她经常骂西门庆是变心的